



问学谈史别录

郑永福 吕美颐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问学谈史别录

郑永福 吕美颐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问学谈史别录 / 郑永福, 吕美颐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 7 (2017. 5 重印)

ISBN 978 - 7 - 215 - 10252 - 1

I. ①问… II. ①郑… ②吕… III. ①史学 - 文集
IV. ①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589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70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编辑邮箱 1169129189@qq.com

定价: 69.00 元

作者简介



郑永福,男,1944年生,北京市人。1968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1982年河南大学研究生毕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论文有《〈川鼻草约〉考略》《〈天演论〉探微》《晚清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论纲》等。学术著作有与吕美颐合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晚近历史人物论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主编《鸦片战争》。点注《抑斋自述》。曾在韩国任客座教授两年,著有《走进韩国——赴韩两年见闻录》。

吕美颐,女,1944年生,江苏淮安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近代妇女史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戊戌变法与官制改革》《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论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评中国近代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等。独著有《走出中世纪——近代中国妇女生活变迁》。曾承担原澳门文化司署研究项目,赴台湾近代史所任访问学者,参加与日本、韩国学者合作项目多项。



序 言

近年来,我和吕美颐教授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晚近历史人物论稿》三本文集,这本《问学谈史别录》是第四本。有学生问:老师,为什么叫“别录”?回答说:“别录”本是一种自汉代刘向开起的一种文体,之后内涵又有所变化。我们这里称之为“别录”,没有文体上的意义,是说迄今我们撰写的所有文稿,已出版的三本论文集中已经收录泰半,别的大体就放在这个集子里来了,姑妄言之“别录”,并非有什么深意。

集子第一部分系“师友问学篇”。2013年一次全国性的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会上,我和吕美颐将我们近年出版的三本著作及近作《胡门问学记》稿,送给与会数十师友,企望得到批评指正。朱绍侯老师和魏千志老师拿到书粗略翻检后云:别的书不敢说,这本《胡门问学记》似可以传世。老师的话自然是对学生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动力,于是将多年来我们撰写的关于向师友问学的文章辑在一起,名之曰“师友问学篇。”书中涉及到我在河南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胡思庸先生、毛健予先生、荣铁生先生及朱绍侯先生,几位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是没有疑义的。在北师大历史系读本科时,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给我们上过课,顾诚老师

是我们三年级时的班主任,但几位是大师级的学者,我等非及门弟子,岂敢妄称是他们的学生?这里写的仅是与几位先生接触的片断回忆,表达对几位先生的敬仰,绝无拉大旗做虎皮之意,读者理解幸甚。

集子第二部分是“谈史演讲篇”,收录了我们在海内外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或演讲稿,记录了我与吕美颐的部分学术经历,敝帚自珍而已。

集子第三部分“读史札记篇”,收录的是我们部分读史的随笔和札记,有的是和我们的学生合撰,书中已有说明。

本书即将付梓,不能不说几句发自内心的感谢话。一是感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感谢韩国河教授等负责同志,慷慨出资赞助出版。二是感谢河南大学马小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田海林教授王林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程尔奇博士、中央文献研究室王玉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彤编审等,本书部分内容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三是感谢陈可猛博士、李道永博士、郑丹群博士、王玉玲博士等,在繁忙工作之余,不憚辛劳,以不同的方式费心费力,促成了这本书的结集与出版,浓浓师生之情,岂能忘怀。四是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校同志,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值得尊敬。

郑永福

2016年5月28日

目 录

师友问学篇

胡门问学记	(3)
我们的老师毛健予先生	(35)
导师荣铁生先生	(42)
忠厚长者 大家风范	
——写在朱绍侯先生九十华诞前	(46)
从武功卫到开封	
——白寿彝先生记忆片断	(52)
聆听何兹全先生谈史学研究	(57)
难以割舍的情节——悼念尊敬的龚书铎先生	(60)
张守常先生二三事	(67)
特立独行的顾诚先生	(71)
“长沙会议”三十年抚忆	(76)
悼念李文海先生	(88)
“真人”郑慧生	(91)
《史学月刊》，我的良师益友	(93)

谈史演讲篇

- 澳门历史纵横谈 (99)
-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 (121)
- 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妇女问题研究评介
..... (140)
- 互动与双赢
- 中韩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153)
- 关于中国近代女性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 兼论性别制度与女性史研究 (171)
- 打好文化牌 增强原阳软实力
- 从韩国见闻谈起 (187)
- 传承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 (198)
- 传统与现实:民事习惯与社会建设 (208)
-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重塑河南形象的先导和动力 (221)
- 从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所想到的
- 媒体与妇女问题的一个个案分析 (226)
- 近代中西方妇女文化交流中的开放心态
- 以 20 世纪初单士厘及萨拉·康格两位公使夫人的
跨洋对话为例 (236)
- 跨文化交流的艰难起步:澳门在近代中西妇女文化交流中的
地位 (260)
- 妇女解放与社会进步
- 从“三寸金莲”说起 (302)

周恩来总理对大学生的教诲与期望	
——从一张报告会入场券所想到的	(307)
中国近代史专题讲座:鸦片战争	(313)
中国近代史专题讲座:戊戌变法	(343)
漫谈史学研究的求真与创新	(368)

读史札记篇

一部发人深思的学术著作	
——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	(385)
一部知我河南振兴河南的好书	
——评王天奖新作《天翻地覆话沧桑——河南的 昨天和今天》	(389)
河南省史学界的新奉献——《简明河南史》一书读后	(393)
王锡彤和他的《抑斋自述》	(397)
《西北视察记》一书的史料价值	(405)
读《河洛民俗文化》	(411)
一位近代西方来华女性的中国观	
——萨拉·康格和她的《北京信札》	(414)
清宫档案中的1907年“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425)
从民谣民谚看晚清官场丑态	(435)
走进北京历代帝王庙	(443)
晚清:腐败的“条子”	(454)
河南京师会馆嵩云草堂小考	(459)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京师会馆寻访记	(466)

读《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495)
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应该加强民事习惯的考察	(499)
读《民国时期社会救灾研究》 ——以 1927 ~ 1937 年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504)
中华书局版《北京话词典》质疑九则	(507)

师友问学篇

胡门问学记^①

我的老师胡思庸先生为人为学,学界已有公论。刘大年先生在给我的师弟郭双林的信中说:“你的老师胡思庸同志为人治学,纯正严谨,可学的东西正复不少。”^②龚书铎先生在《怀念思庸》一文中说:“思庸经常说他很‘土’,其实并非如此。就我同他交往中得到的印象,感到他质朴、实在,从衣着到言论,都朴实无华。他没有自我炫耀,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咄咄逼人之气,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土’。”“思庸谦虚、勤奋。他功底扎实,学识渊博,但总觉得自己不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福州参加纪念林则徐学术讨论会时,开会之余,一有空隙,他就在房间里读书。全神贯注,画画圈圈,读得那样认真。他读的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二程集》。思庸的读书,给了我两点启示:一是做学问要力求有广博知识基础,不能局限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围。思庸着重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同时力求具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础,以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更有深度。

① 郑永福撰写于2013年6月,提交2013年《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纪念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

② 刘大年:《给郭双林的复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

二是认真读书,在读懂弄通的基础上去研究、分析,而不是满足于找资料,寻章摘句,为我所用。而这两点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很值得学习。”^①而张守常先生,20多年前,则多次在胡思庸先生不在的场合,直呼先生为“中州大儒”。

先生逝世十周年时,笔者正在韩国某大学任客座教授。曾有《文不虚发 有所不为——胡思庸先生逝世十周年祭》在当年《中州学刊》发表。又十年过去,吾年已七十,对先生的思念之情,愈加强烈。忝列门墙,从先生问学多年,仅得绪余,有负恩师栽培。唯可告慰先师者,弟子一天不敢偷懒而已。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追忆草成此文,寄托对先生的感恩之情及无限哀思,亦期待为当代河南学术史留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如今学生吹捧老师的垃圾文字,泛滥已极,披阅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后附致谢词语,即可见此言不虚。鉴于时下学风、文风,其中夸大其词之类尚可原宥;至于肉麻之词扑面而来,则再有“耐受力”(此系一医学用语)也不禁令人浑身发冷,不忍卒读。本人不敢忤逆先生实事求是训导及其一贯作风,遵循“朴学”原则,说事而已,留待仁者、智者评判,亦期待我教过的和正在教的诸位学子,从胡先生为人、为学之中,得到启迪和智慧。回忆或有不确、错漏之处,俟来日补订。在河南大学求学、工作期间,毛健予先生、荣铁生先生同为我导师,对我及吾妻吕美颐恩泽多多。朱绍侯先生、郭人民先生、林家坤先生等诸前辈及黄保信老师等,在业务和工作、生活上,对我们关爱、提携有加,不敢忘恩负义,皆铭记在心,容另专文记述,谨在此说明。

^① 龚书铎:《怀念思庸》,《求是室文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4-575页。

1. 入学遇冷淡

三十五岁到开封,师从毛健予、胡思庸、荣铁生三位老师学习中国近代史。1979年9月初报到,时胡先生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修订《中国近代史新编》书稿。毛先生对我说:“导师三位,你主要跟胡先生研习中国近代思想史。先上政治理论和外语课,等胡先生归来再给你做专业学习的具体安排。”

一等一个多月。胡先生从北京回来了。我们在教研室第一次见面,我满心欢喜和期待,可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来了,好。主要靠你自己学了。”说完,转身走了。我心中涌现出一种莫名的失落。几天之后,又在教研室见到先生,有如下一段对话,先生问:“今年多大了?”答:“三十五。”问:“读过《三字经》吗?”答:“读是读过,背不下来了。”问:“《三字经》中有一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记得吗?”答:“记得。”问:“什么意思?”我沉默不语。先生说:“意思是二十七岁已经晚了。你快三十七了,努力学吧。”先生一脸严肃,又转身走了。我一时茫然。

2.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

入学时先生对我冷淡,有多方面原因,一和先生性格有关系,二是“文革”中学生胡乱批判老师使他产生戒心。还有,他有意要试探我是否下了认真学习的决心。有一件事,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研究生魏天安学兄亲自对我说的。当初我参加面试前,胡先生要去北京,不能出席。在系办公室他对毛健予先生说:“这个考生(当年中国近代史专业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录取分数线)来了后要好好面试。当上了中学校长,又是中共党员……”说话时天安兄恰好就在旁边,这也是先生没把话说完的原因吧。我理解胡先生的潜台词是:你当上了校长(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大庆第十七中学——今五十中学副校长,不是校长),又是党员,当你的官去呗,能真心想读研吗?据田海林同门讲,胡先生曾和他说,郑永福我

考验了他好多年！田说，三年？先生云，岂止三年！当然，这是后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这一诗句，胡先生当着我的面自言自语念叨过不只三次，可为佐证。

3.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次日，先生正式给我布置学习任务：“读四书五经，先读四书，好懂。五经不好读，找好的注释本或注译本看。”接着说，“知道为什么吗？研究近代史，不能不管古代，近代是从古代来的。要补课，从先秦开始。下学期，要选修中文系赵天吏先生的《说文解字》研读，听于安澜先生的文字学讲座。”先生以《中庸》上的这句话告诫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说，做人做学问都是一个理，要刻苦努力，积极向上，平静地对待结果。做任何事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扎扎实实地去做。此后，“小人行险以侥幸”这句话先生跟我说过多次。教育我做学问从打好基础做起，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匆匆忙忙急着发表文章。先生是真心为我好。但不为“时风”所动很难，1985年，河南大学启动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有发表论文要求。先生急了，赶忙找到我，说：“要评职称了，人家有的人（指与我差不多同时毕业留校的同学）写了好几篇文章，你怎么样？”我心里说，你不是不让我急着发表文章吗？怎么现在调子变了？但表面上平静地说：“我也发表了好几篇了。”先生才放了心。以后我多次和我的研究生、博士生说过，本不该急功近利，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但我是俗人，要申报职称，要提级，要申请住房，不急功近利什么结果？需要多大的“定力”？在当今的形势下，只能是不要越轨，不要太过分就是了。

4. 先生穷追不舍，学生不敢贸然回答

此后，先生开讲鸦片战争。布置我必读书是姚薇元先生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中国史学会丛刊本《鸦片战争》。每隔三两天见面一次，或在教研室，或在先生家，汇报读书体会，聆听先生指

导。一次,先生问:“布置的书之外,还看了什么书?”答:“看了金安清的《水窗春呓》。”先生一连串发问:“你看的《水窗春呓》是哪个版本,什么书局出版,哪年出版,读了后你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哪些?”此后,每见先生,问起最近读了什么书,我大都不敢轻易回答,怕的是先生穷追不舍,问得我狼狈不堪。

5. 第一次受到表扬

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关于《水窗春呓》作者金安清事,先生第一次表扬了我。事情是这样的。时先生家住河南大学西门外的几间破旧房子里。房子破旧且不论,还小。先生子女多,先生的岳母也住在那里,实在逼仄。隔扇是用秫秸为料,抹上白灰为之,有的地方已经露出秫秸秆。房子是南房,南向有几个小窗,是不能打开的,因为后院的住户养了羊,气味很浓。在搬到教授楼之前,先生是无法在家中写作的,晚上经常到教研室看书写文章。我平时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晚上到教研室学习。一段时间内,晚上我和先生经常在教研室见面。那时先生主要做两件事,很紧张:一是修订《中国近代史新编》书稿,一是酝酿关于林则徐手札的一篇文章。我们各自干自己的事。每当先生干活累了,要休息一下了,便将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扔——夜深人静声音显得很大,我知道,这时候胡先生要给我“开讲了”,讲专业知识,讲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兴致好,这种讲学可持续一个多小时。一次先生正酝酿撰写《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一文,休息时即给我谈起这方面的内容。该文章是对故宫博物院院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订正和补充。该文将文献中的金安清误判为刘斯崧,因为两人的字相同。先生一时想不起金氏的字,便突然问我,“金安清的字是什么来着?”我说:“眉生。”先生大悦,说,“你记性太好了!”接着说,“此眉生非彼眉生啊!”不久先生将这篇论文寄给故宫博物院院刊,院刊回信云,只愿意摘登一部分,先生不同意,后在《近代史